

影
文
学
视



主夫月 天下等式

郭 华 等

作家出版社

影视
文学

青春不等式

郭
华
等

作家出版社

青春不等式

作者：郭 华等

责任编辑：赵惠中

责任校对：祁 斌

装帧设计：王师颀

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
印刷：北京潮白印刷厂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6.875

插页：2

字数：127千

版次：1988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7—5063—0030—3/I·29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217

印数：0001——27,500册

定价：1.30元

(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)

出版说明

在当前电影、电视事业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广大观众面对世界浩如烟海、多若繁星的影视故事片，往往因顾此失彼、无暇领略而感遗憾。我们推出国内外和港台影视文学作品，希望它作为电影、电视爱好者赏析影视的一种补充，使人们能够多而且快地了解国内外多种风格和题材的影视新作，从而开阔眼界，得到艺术享受，丰富文化生活；也作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参考读物，而为文学的百花园增加新的色彩。

目 录

电话情杀案〔美〕	亦 艾 (1)
青春不等式(港)	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编导组 (15)
试 婚(港)	心 雨 (61)
圣山大劫案〔美〕	杨树正 (72)
意大利式的离婚〔意〕	晓 丹 (81)
人猿泰山〔美〕	子 辰 (108)
舍生夺冠〔美〕	树 正 (128)
终生枷锁〔墨西哥〕	甘丽嫫 (137)
祸从天降〔法〕	何振淦 (154)
女拳师(台)	郭 华 (166)
夜间守门人〔意〕	郭 华 (185)
布加勒斯特居民证〔罗〕	俞 (191)
谋杀没有证据〔民主德国〕	余玉熙 (197)
击鼓少年〔墨西哥、西班牙〕	林阿绵 (210)

电话情杀案〔美〕

亦 艾

一

年轻的美国侦探小说家马克·哈德罗从纽约来到伦敦。他走进情人玛戈·温德斯的家，就紧紧拥住她那娇小窈窕的身躯，热烈地吻她：“亲爱的，你那么多日子不给我信，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玛戈拢了拢金黄色的头发，似乎有些不安：“马克，托尼变了，他全变了。”托尼是她的丈夫，是个著名的网球选手。他和玛戈结婚后，依然迷恋于网球，经常飞赴各地参加比赛，使年轻美丽的玛戈常感寂寞和痛苦。不知不觉之间，她和过去的同学马克产生了恋情。可她一想起托尼，就总有一种歉疚之感。“他不再玩网球了，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找了份工作，老板很赏识他。他待我也非常体贴，温存。所以，我觉得，我们应当……”

“应当结束了？不！”马克急切地说：“玛戈，我爱你！”

玛戈避开他那热烈的目光：“我把你给我的信全烧了，只留下了一封。可是，我的手提包在火车站遗失了。等到找回提包时，里面的这封信不见了。不久，我收到了一封

信，要我寄五十英镑到指定的地点；还说若声张出去，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丈夫。”说着，她取出那封敲诈信。

马克仔细看着这封笔迹显然伪装过的信。房门钥匙响了，他赶紧把信藏进了口袋。

托尼回来了。他身材魁梧，风度潇洒。玛戈为他们俩作了介绍。托尼邀请马克明天晚上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宴会，马克接受了邀请。托尼又告诉玛戈，晚上歌剧院的包厢票已经订了，但他有一些紧急公务文件要处理，不能去了，希望马克陪她去欣赏歌剧。玛戈有些失望。

玛戈和马克走后，托尼给一个叫拉斯基的人打了个电话，自称自己叫“菲歇尔”，说是想买他那辆汽车，请他现在就来，以便当面洽谈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站在窗前，凝视着浓重的夜色，再一次细细琢磨他那精心设计的“方案”。

八点不到，拉斯基来了。他身材颀长，眼神忧虑，不修边幅，显出些落魄相。托尼亲热地与他寒暄：“拉斯基·斯旺！我的老同学，二十年前，在剑桥大学，还记得吗？”说着，从墙上取下一幅校庆会餐的照片。“喏——那是你，那就是我！”

拉斯基想起来了：“你是托尼！对了，托尼！那为什么你要自称是什么‘菲歇尔’呢？”他狡黠地一笑，环顾客厅里雅致的陈设，“你生活得不错吧！网球不打了？”

“不打了。我妻子很有些钱，所以才买得起一千英镑的汽车。”托尼叹了口气，痛苦地告诉拉斯基，正是由于他前些日子忙于参加网球赛，他妻子受不了寂寞，有了情人。

他几次钉梢，终于弄明白了那情人名叫马克。他妒火中烧，真想杀了他们俩，不料马克回了纽约。后来，他从玛戈的手提包中偷到了马克给她的情书，就写了封敲诈信给妻子，吓唬吓唬她。说完，托尼从西装里取出一个皮夹，似乎是一不小心，夹在里面的信掉在了地上。

“这就是那封情书？”拉斯基捡起来，还给托尼。

托尼点点头，伸过打开的皮夹接过了信：“现在，这小子又从纽约来了。这一回，我可饶不了他们！”

一个大问号蓦地在拉斯基的脑中出现了：“托尼，你干嘛要把这一切告诉我？”他隐隐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。

托尼递给他一杯酒：“一个偶然的机会有，我了解到了你在战争中的功勋，以及战后的境遇，包括偷盗和坐牢。那时候，我正在设计谋杀我妻子或她的情人的计划。于是，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你不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吗？那以后，我脱离了网球生涯，竭力对我的妻子表示温柔：前不久，我还让她立了一份遗嘱：一旦她发生什么意外，遗产全归我。这样，我就必须有一个代替我行动的人。”

一切全明白了！拉斯基放下酒杯，从沙发上站起身：“听你讲家里的风流韵事真是有趣。不过，我不准备为你干什么，告辞了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真要那辆车，明天我来取钱。”说完，他向门口走去。

“等一下！”托尼制止了他，用一条白毛巾仔细揩拭他刚才用过的酒杯，“我整整跟踪了你三个月，了解了你的差不多所有的化名。你在一些旅馆、酒店声名狼藉，还欠了

不少债。你和一个名叫艾丽斯的小姐同居。同时又和一个富有的名叫凡尔杜的太太鬼混，大概是想同这个寡妇结婚，以便得到她的财产。顺便说一句，刚才我同凡尔杜太太通了个电话，她委托您出售的这辆汽车，她只开了一百磅的价。怎么样，没说错吧？”托尼的嘴角挂着一丝冷笑。

拉斯基眼中冒出仇恨的火焰：“你想敲诈我吗？”

“不，只是想同您合作，干一件对我们彼此都十分有利的事，干完了，你能得到一千磅，今天先付一百。”

“请问，这里最近的警察局在哪儿？我想去找他们随便聊聊，他们对此可能会感兴趣的。”拉斯基冷冷地说。

“啊，那太好了。警察局离这儿不远，五分钟的路。不过，他们恐怕不会相信您说的话。因为您有前科，而我却是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。我将告诉他们，您偷了我妻子的手提包，拿了那封情书来敲诈我，要高价卖给我——别忘了，情书上已经有了您的指纹，这就是证据！此外，那些酒店、旅馆的老板也会出来证明您的人品。我还要说，因为我要揭发您，所以您就编出一套什么我要您帮助谋杀我的妻子的耸人听闻的故事。”

拉斯基额上渗出了汗珠，他明白自己已经落入了一只可怕的手中。他恼怒地瞪着托尼，一言不发。

“我想，您是个聪明人，完全明白在金钱和监狱之间应该选择什么。再说，您大概也不希望凡尔杜太太受到惊动，从而对您产生新的评价吧？”

毫无办法，拉斯基只能投降：“你要我怎么干？”

“一切全都设计好了，保证万无一失”托尼取出一百英镑的钱递给他，“明天晚上，我同那个马克一起去参加一个宴会，玛戈按照习惯会很早上床睡觉，我把她的钥匙藏在客厅门外通二楼第五级楼梯的地毯下。晚上十点五十分，您走进大门，大门从来不锁。您从地毯下取出钥匙，打开客厅的门，藏在窗帘后面。十一点整，我将从外面打电话回家。写字台上的电话铃一响，玛戈一定会从里面卧室出来听电话，背朝着窗帘。这时，您就下手！干完后，您把钥匙放回原处，离开这里。事成之后，我将把余下的九百镑陆续寄给您。”

“好吧！”拉斯基咬了咬牙说。

二

第二天晚上，托尼趁玛戈不注意，从她的小巧的红色提包里偷出了客厅钥匙，放在门外楼梯的地毯下。然后，他吻别了妻子，同马克一起去赴宴了。九点过后，玛戈上床睡觉了。

十点五十分，拉斯基准时来到。他取出钥匙，开门入内，躲进窗帘后面。十一点到了，电话铃还是没响。他觉得奇怪。又等了几分钟，他想大概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今夜不干了，于是就悄悄向门口走去。他刚打开门，写字台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。他赶紧关上门，躲回到窗帘后。

原来，托尼的手表停了。他在宴会上两次看表，见总

是十点四十分，连忙问马克。马克告诉他，现在是十一
点零七分。托尼连忙起身，借口说要去给老板打个电话。他
来到电话间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

玛戈开亮了卧室的灯，穿着睡衣，睡眼惺忪地来到客
厅接电话。她拿起话筒：“喂！喂！”对方没有声音。她感
到奇怪，又喊了两声，刚要放下电话，早已悄然来到她身
后的拉斯基幽灵般扑上来，用一条长长的连裤袜勒住了她
的脖子。玛戈被仰面按倒在写字台上，她喘不出气，拼命
挣扎。猛然间，她的手摸到了写字台上的一把剪刀。她猛
一挥臂，长长的刀尖扎进了拉斯基的背部。他的手松开
了，身体抽搐了一下，仰面倒在地上，刀刃更被地板顶了
进去。

玛戈吓坏了，感到一阵昏晕。她拿起垂在桌边的电话
筒：“喂！喂！警察，请快……”

托尼感到不妙，连忙应道：“玛戈，是我。怎么啦？”

“托尼，快回来！”玛戈禁不住啜泣起来，“有人要杀
我！”

“他人呢？逃走了吗？”托尼感到一阵恐惧。

“他死了，被我杀死了。托尼……怎么办呀？”

“别动，什么也别动，我马上就回来！”托尼放下电话，
回到宴会厅，告诉马克说，玛戈不太舒服，他要先回去。

托尼回到家，玛戈紧紧抱住了他，边抽泣，边断断续
续地说了事情的经过。托尼劝她先去卧室休息一下，定定
神。玛戈进去后，托尼从拉斯基口袋里找到了那把钥匙，

把它放回了玛戈的手提包。他戴上手套，取出那封情书，小心翼翼放进拉斯基的口袋。他打开阳台的落地长窗，把那条连裤袜扔进壁炉烧掉，用火钳搞乱了炉灰。他又从玛戈的针线箱上找出了一双相仿的连裤袜，一条挂在阳台栏杆上，一条放在写字台玻璃板底下——既然事实脱离了原定的预想，他必须将它纳入另一条精巧构想出来的轨道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给警察局打电话报了警。

警察们很快就来了。在他们拍摄、检查现场时，托尼端来一盘咖啡，放在写字台上——玻璃板被推动了，露出了袜子的一角。这一来，警察们发现了袜子——如托尼所愿。

三

第二天上午，检察官哈伯特来到托尼的家。他检查了卧室和浴室，让玛戈再次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他把死者的照片递给托尼夫妇俩，要他俩回忆一下过去是否见过这个人。玛戈说从未见过。托尼装出仔细辨认的样子说：“他非常象我二十年前大学里的一个同学。”

哈伯特打开记事本：“他有许多名字——亚当斯、威尔逊、拉斯基……想一想，温德斯先生。”

“对了！斯拉基·斯旺！就是他！”托尼从墙上取下照片，“这是我们在校庆会餐时的合影，这个就是他”。

哈伯特细细看了阳台、地毯和客厅外的走廊，沉吟着说：“我敢肯定，死者一定是从这扇门进来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托尼一惊，“这门一共只有两把钥匙，一把

在我这儿，一把在我妻子那儿，门锁又没有撬过的痕迹。阳台的窗却是开着的，他为什么不是从窗子进来的呢？”

“鞋子！”哈伯特说：“昨天晚上地上很湿，如果他是经过花园从阳台上进来的，地毯上会有泥土痕迹，可是事实上却没有，因为他在客厅门外的草垫上擦过了鞋，所以草垫上有些泥土痕迹及几根草丝。”

又是一个意外！托尼强使自己镇静下来。

马克来了。托尼为他作了介绍。哈伯特问：“听说你昨天晚上和托尼先生在一起，还记得他打电话回家的时间吗？”

“记得，那是十一点零七分，当时托尼先生的表停了，问过我时间。”马克转向托尼：“你不是说去给老板打电话吗？”

“我当时记不起老板的电话号码，就打电话给妻子，想让她帮我在家里的记事本上查一下。没想到这里出了事，我急于回家，就忘了给老板打电话了。”托尼总算遮掩住了。

“恰恰就在温德斯太太来客厅接电话时，她遭到了袭击！”哈伯特仿佛话中有话。“好了，我该走了。”他请托尼帮助开一下后院的门，因为发生了案子，前门有不少围观者。

托尼刚走出客厅，哈伯特急忙压低了声音问：“你们俩的事，托尼知道吗？——别否认了，在死者的衣袋里，发现了一封情书！快说实话，那个人敲诈了你们，是吗？”

玛戈只得承认了两人的事，但否认死者曾敲诈了她。马克取出昨天玛戈给他的那封敲诈信，哈伯特放进了口袋。这时，托尼进客厅来了。

哈伯特换了一种严厉的口气对玛戈说：“我要提醒你，温德斯太太，你得说实话，否则对你不会有好处！你说你杀了他出于正当防卫，可是这缺乏证据！相反，却有证据表明，很可能是你蓄意杀害他的，因为他曾敲诈你！”

“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托尼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。

“先生，难道你连我被人勒了脖子也不相信？”玛戈愤怒地说，“我脖子上的伤痕又该怎么解释？！”

“你就不能自己开门放他进来，杀了他，又在自己脖子上伪造些伤痕吗？还有，勒你脖子的袜子，是你自己的。那上面有补过的地方，补的丝线你的针线箱里就有！”

玛戈急忙打开针线箱，那双连裤袜果然不在，她呆住了。托尼表面上竭力为妻子辩解，内心却暗暗得意。

几天后，玛戈被捕了。法院以“故意杀人罪”判处玛戈死刑。

四

擅长推理的马克经过反复推敲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来到托尼的家，激动地说：“你应该尽全力救她！”

“我尽了力量，可是无法挽回这一不幸的结局。”

“我看，你才是这一谋杀案的幕后操纵者！”马克打开

客厅的门，“你可以把钥匙放在门外的什么地方，这样，拉斯基就能进来了——他本来就是你的老同学！”

“无稽之谈！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。”

“谁能证明？他死了，你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为什么要杀死我自己的妻子呢？”

“因为我们在相爱，你发现了。所以，你偷了信，写了敲诈信；你出钱让拉斯基代你下手，又让我成为你不在现场的证明；谋杀出了意外，你又在警察来到之前，把我写给玛戈的信放进死者的口袋，换了袜子，以便嫁祸于玛戈！还有，根据玛戈的遗嘱，谁是受益者？又是你！”

托尼感到心惊胆颤——好厉害的推理！他强作镇静，辩解说：“别想入非非了，马克，你这套天方夜谭说出去，非但救不了玛戈的命，还会坏了她的名声！”

“求求你，托尼，救救玛戈吧！”马克哀求说：“你主动承认了，因为图谋杀害妻子未遂，法院会从轻判处的。你坐几年牢，就能救玛戈的一条命啊！只要她能得救，我一定远走高飞，从此在你们的生活中消失。既然我们都爱她，求求你，救救她吧！”

“不行，这是办不到的。”托尼断然拒绝。

哈伯特来了。马克忍无可忍，向检察官指控托尼是谋杀的操纵者，并把刚才的推理又复述了一遍。托尼冷冷地站在一旁，不置一辞。哈伯特似乎对马克的“推理”不感兴趣，提醒他说：“先生，您这一切全是假设，它不能代替证据。”马克见哈伯特如此固执，气乎乎地转身走了。

哈伯特告诉托尼，他来是想了解一下托尼最近的银行和现金帐目，这只是结案的例行公事。托尼嘴角浮起一丝嘲讽的微笑：他早料到了这一着。哈伯特看完帐本，趁托尼不注意，故意错拿了托尼那件同他一样的风衣，然后告辞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托尼也穿上风衣出去了，可他没想到自己穿的却是检察官的风衣。哈伯特其实躲在二楼，并没有离开。他下楼来，从风衣口袋里取出托尼的钥匙，打开客厅的门，给警察局挂了个电话，让他们按计划行动。

这时，马克又回来了。他想再次说服哈伯特，但检察官却说：“要想救玛戈的命，就别开口，乖乖地看着！”

街上传来了汽车喇叭声。他们从窗帘缝中看见玛戈下了警察局的车，臂挽小提包进了门。玛戈对于突然被释感到迷惘，她茫然走到客厅门前，习惯地从手提包里取出钥匙，可怎么也打不开门。她感到奇怪，怅然走出大门。检察官拉开窗帘，打开阳台的门，向玛戈呼喊。玛戈见了，又回到客厅门前。马克边为她打开门，边问哈伯特：“你们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？”

哈伯特不理他，问玛戈：“温德斯太太，您的钥匙为什么打不开房门？那是您自己的钥匙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，可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托尼把门锁换了？”玛戈被搞得莫名其妙，“托尼呢？”

哈伯特从玛戈手中取过手提包，交给跟玛戈一同进屋的一位便衣警察，让他立刻把提包送回警察局。然后，

他肃穆地说：“温德斯太太，我们极其怀疑是您的丈夫策划想谋杀您！”

玛戈惊讶万分：“不！不……这不可能！”

“可这是事实！玛戈，这是事实！”马克抚着她的肩说：“你得冷静些。”他转向哈伯特：“先生，您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
哈伯特有些怡然自得：“虽然法院作了判决，但有一些疑点依然存在于托尼先生的身上。为了查清他的银行帐目情况——因为雇人谋杀总是要支付高额酬金的——我从警察局保管的温德斯太太的提包里取了钥匙。当然，这不太好，但我别无他法。我趁托尼先生不在家时，来到这里，想悄悄查阅他的帐册。可是，我没能进来，因为这把钥匙打不开客厅的门。就是说，它不是温德斯太太的。”

楼上传来敲击屋顶的声音，这是躲在二楼的便衣警察发出的信号：托尼回来了。哈伯特示意大家不要出声。托尼走到客厅门前，掏出钥匙，终于发现风衣错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
哈伯特立即给警察局打了电话，说要是托尼来，就说自己去郊区了，今天回不来；另外，把温德斯太太的提包交还给他。

“那么，温德斯太太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？”马克问。

哈伯特打开客厅的门，从通二楼楼梯第五级的地毯下取出了钥匙：“我花了半个小时，才找到了它。”

“既然在这儿，刚才托尼为什么不用它来开门呢？”马